

江之歌

麗尼 蒼九
天馬 書二
尹庚 主編



江之歌

麗尼 著
天馬 書
尹庚 主編





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
發行者 韓振業
出版者 天馬書店（上海
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）
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
（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
會頒給審字二〇〇七審查證）

目錄

江之歌	4
夜店	22
鬧市	30
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	36
惡夢	44
來到海濱	58

(2)

天馬叢書目錄

(創作之部)

- 16 女人的故事 (曹明女士)
- 17 夢一樣的自由 (歐陽山著)
- 18 愛 (沙汀著)
- 19 沈鬱的梅冷城 (東平著)
- 20 葉伯 (吳奚如著)
- 21 劉麻木 (荒煤著)
- 22 情形小說 (巴夫著)
- 23 速寫集 (方之中著)
- 24 邂逅 (聶紺弩著)
- 25 制服 (魏金枝著)
- 26 (題上定) (張天翼著)
- 27 山中牧歌 (蕪燕著)
- 28 懷舊集 (何家槐著)
- 29 江之歌 (麗尼著)
- 30 懋庸小品文選 (曹聚仁編)
- 31 夜風 (悄吟女士)
- 32 行軍 (葉紫著)
- 33 投水 (周文著)
- 34 另一個世界 (淩蒨著)
- 25 美洲的 (尹庚著)

以上小說集與散文集

- 36 太平洋上的歌聲 (關露女士)
- 37 雪天 (白曙著)
- 38 生活 (蒲風著)
- 以上詩集
- 39 賣牛 (石靈著)
- 以上劇本

目錄

江之歌	4
夜店	22
鬧市	30
我們全都做了一隻青蠅	36
惡夢	44
來到海濱	58

江之歌

江如同一條憤怒的野獸，咆哮地衝着，衝過了灘和峽，衝過了田野和市鎮；而在這裏，在衝過了一個峽口以後，就瀑布一般地傾瀉下來了。

六月，江裏發着山洪的時候。

酷熱的一天過去了，黃昏慢慢地落到了奔流着的水上。太陽已經沉到遠遠的山崗裏，天上祇浮着幾片白雲，搖動着，不知在什麼時候就隱沒到不可知的遠方。江太寬，望不見邊際，有一層霧籠罩着空曠的江水，而在這朦朦底外邊，躺着了巨大的平原。一息微風吹了過來，帶來了涼爽，也帶來了黑夜。江是平寂的，除了漩渦碰擊着船頭，發出空洞的嘩喇嘩喇的響聲以外，就聽不見別的聲音。

船在江心行着，一隻小船，迎着逆流的水——我和我底船夫控制着不羈的小船，在這薄暮的空江之上。

我正是年少，然而我底船夫則已年老；花白的鬚鬚鋪滿了他底臉面。他兩手握著槳，迎着水勢把雙槳槳下，口裏唱着歷代所遺傳的不知名的古曲，枯啞的噪音佈滿了整個江面，如同一陣旋風掠過水上，捲起一些迴曲的波紋。我坐在船尾，謹慎地隨著水底來向而搖擺著舵子，聽著老人底歌唱，望著奔流而放蕩的大水向着船頭衝擊，止不住地戰慄着了。

『當心，前面大漩渦子！』忽地老船夫停止了歌唱，高聲地警告了。我也提起精神，留神地望着前面。

前面是洶湧着的水。我們知道這洶湧是會沒有休息的。祇是，我底心禁不住地躍動了，手也不自覺地抖了起來。我想要呼喊，然而呼喊不出。江是太寬了，而且薄霧罩住了邊岸，朦朧了那無際的平原，祇有水聲在大江之中作著嘩喇嘩喇的響聲，直鑽透了我底心底，使我不能支持。

『危險的生涯啊！』我低著頭想了；『一種將

生命當作了兒戲的生涯。江水是無情的，一個不經意，來不及閃避，我們就全會沉沒了。」

我想到了這危險的江心，這可怕的行程；想到我們底船應當靠着岸邊，不能再在江心掙扎。我底手戰慄着，不安地托着舵桿。

『水上漂老兄，靠岸走吧，天已經不早了。』

然而，望見老人底雙手和全身底運動，我底聲音在中間不禁抖擻了。

『什麼？靠岸走？』老人回答着，聲音是憤怒的；『你以爲這樣的水我就爬不上去麼？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一百八十天走流水，一百八十天走慢水，都是走過的。』

我感覺慚愧了。我應當怎樣說呢？我，一個十六歲的小夥子，我能夠藐視一個六十歲的老人麼？我底手能夠像他底一樣暴露着青筋麼？我底手能夠像他底那樣作出強悍而迅速的運動麼？老人似乎是受了侮辱，身體更向前挺，兩隻如鐵一樣的手臂也運動得更爲沉重了。

水仍然在猛烈地流，嘩喇嘩喇的響聲比以前更爲響亮。大江上面，霧更濃了，黑夜垂下了牠底厚而重的幕幔，壓了下來，幾乎使人暈眩。幾畝田地般大的漩渦，拖帶着上游被大水所拆毀的屋子底碎片，猛烈地撞向了船頭，發出一陣憤怒的咒詛，又從船底溜了過去，而接着，一陣嘩喇嘩喇的響聲就被遺棄在船後了。

老人沒有歌唱，祇是無聲地用力把着槳，往水裏殺下去。濃霧隔住了天上的星斗，遮住了一切的光明。江上，彷彿有無數的黑影在浮動，在互相衝撞，而小船就在這黑影下面，溯着江流而向前奮進了。

我隨着水勢把舵尾掌着，心中感覺得無限的寂寞和恐懼。我想着我正是十六歲，最好的年歲呢。然而，我該是多麼怯弱。在我面前把着槳的是一個老年的人，他有着太長的灰白頭髮和鬍鬚，他有着因爲年老而尖削了的下巴和陷落的了眼睛，然而，他却是強悍而康健的，他底手臂可以舉起我底整個

單弱的身體，這於他是不會費什麼氣力的。他是強悍而且康健的，他比這逆流着的水還強。他是在掙扎着，在角逐着；他把命運拋到了他所看不見的地方，而完全信賴了他底兩隻手臂。

我提起一隻手臂來，試試我底氣力，然而，船一搖擺，我就重新迷失在恐懼之中了。

夜靜得可怕，祇有逆流碰着船頭和老人底雙槳挑着流水所發出的空洞的響聲。我底心空虛得好像一張白紙；是有誰在那白紙上面畫出了無數細薄的絲網，將我牢牢地縛住。

老人咳嗽了一聲，是預備要提起他那枯干的嗓子來罵人了；然而，却並不開口，祇是把雙槳拚命在水上打着，發出了令人戰慄的響聲。

是多麼單調，多麼淒涼，又是多麼憤怒，多麼不調和的聲音啊！

我感覺得我底心結成了一個冰塊，我感覺得我會窒息。我忍不住低聲嘆息了。

『「唉」什麼的，老三？』水上漂在沉重地間
(8)

了。

『沒有什麼，老兄。』我回答着，心裏感覺了一陣慚愧。

『水裏面是不許「唉」的，曉得吧？』他底聲音是那麼沉重，使我不能反抗。我怎麼能夠反抗呢？我能「唉」麼？一個十六歲的小夥子，正是少壯的時候呢。

然而，水是這樣急，江是這樣寬，而且，夜是這樣暗，這樣寂寞——我能夠怎樣呢？我想要呼嘯了，但是，我呼嘯不出，似乎是有一塊石頭壓在我底胸膛，使我不能喘息。

我輕輕地喊道：『水上漂老兄……』

『喊我做什麼？』水上漂無精打彩地回答。

『唉，沒有什麼。我請你唱一個歌兒。』

『唱歌兒麼？』

『是的，唱一個歌兒，太靜了。』

『唱什麼歌呢？這樣黑，這種霧，他媽的，鬼氣！老三，這樣的黑夜唱什麼歌呀？不用唱了罷，

黑夜好行船。』

逆流從船底沖了過去，聲音極其響亮，老人把槳打得更密，我們底船是在掙扎之中向着逆水往上爬着了。

我底手戰慄着，心上似乎圍上了不知多少層細薄的網膜，我不知道怎樣把這些可怕的網膜撕去。我想認真地看一看老人底臉面，然而夜是黑暗的，而且他祇是把他底背朝了我，向着前面，永遠也不回過頭來。

黑夜是沉默的，我想我會在這黑夜之中悶死。我坐在船尾，看着迷濛中的江流，想到我們是在這激流之中衝闖，向前闖去，闖去，闖到什麼地方？一隻小船，在這樣的江流之上，一老一少，一個苦苦地打着槳，一個戰慄地把着舵，向着這逆流往上爬，這到底是爲什麼？我想到這江上的生涯，黑夜的航行，與這逆流的鬥爭，我想到我和我底老船夫底命運——一種憂鬱鎖住了我，使我禁不住要哭了出來。但是，聽着了那年老的同伴，他在前面奮力